

王度廬著 長篇武俠

鐵騎銀瓶



王度廬著

武俠  
小說

鐵

騎

銀

瓶

第六冊

上海  
飛力  
出版社  
印行

武俠小說

鐵騎銀瓶目次

第十六回

馳曠野忍病救情人  
返家鄉磨劍尋宿恨

.....  
一

第十七回

孤舟快語謝絕情絲  
野店良宵撮成佳耦

.....  
五八

第十八回

夜雨蕭蕭孤劍自倚  
銀燈昏昏美人忽來

.....  
一〇三

第十九回

冀北江南遊蹤都遍  
邊疆沙草儼影相依

.....  
一四五

武俠  
小說

鐵

騎

銀

瓶

第六集

王度廬著

## 第十六回

馳曠野忍病救情人

返家鄉磨劍尋宿恨

她於是撥馬又向回來尋找，大道上車輛，人馬本來很多。她雖然一個個細看，可也不能全看遍了。倒是沒有一個人不注意她的，她走着走着又快回到扶風縣境了，忽見對面來了個騎着馬，帶着刀，臉上有鬚子的黑大漢。她覺得很眼熟，這黑大漢一看見了她，當時就驚慌變色，可是還故意裝做不認識雪瓶的樣子，他嘴裏哼着也不知是什麼腔兒，還慢慢策馬迎着面走來。雪瓶就拿出弩箭來，喝一聲：「站住！你別以為我不認識你？你是從天山上逃來的，只要你動一動，我就用箭射穿你的咽喉！」對面這人正是老君牛張伯飛，他不敢不把馬勒住了，並且拱手，說：「我是從天山來的，一點不錯，可是那時我是跟着朋友辦事，沒法子！我從那兒逃了命，我就往東來要回家。規規矩矩的，一點事兒我也沒惹，可是我記不清老爺你是誰了！」春雪瓶說：「你不用跟我裝傻，你要裝傻我也射殺你！你說半句話假話，我立時就放箭。快告訴我！黑頭鬼鎖着鐵芳現在那裏了？說！」老君牛此時的臉都嚇得蒼白了，身子連動也不敢動，就說：「韓鐵芳……」春雪瓶厲聲問說：「怎麼樣？他現在那裏？」老君牛就愁眉苦臉的說：「他因為在鳳翔府中了

黑頭鬼程三的詭計被擒，程三如今故意顯擺能幹，鎖着他，押着他，要往長安去。」雪瓶一聽，知道這是實話，便更加逼問地說：「他們走過去了沒有？快告訴我！」老君牛說：「哎喲小王爺！我本來是在後面跟着他們，因為我要救韓鐵芳，剛才在西面，我的馬還緊緊跟着他們的車呢，後來，咳！小王爺！我可說的是實話，我真不知道他們往那裏去了！」雪瓶就要放箭，老君牛又「哎喲」一聲，連連拱手說：「春小王爺你聽我說！那個黑頭鬼程三頗有一些詭心機，我想他必定是看見小王爺了，他猜出來是你，他害怕，所以他們大概在前面不遠之處，找了地方藏起來了。」雪瓶就說：「你帶着我去把他們找着！」老君牛張伯飛說：「咳我怎能帶你去找他們去呀？黑頭鬼那小子很容易認，他長得比我還黑，個子比我矮一點。他那個人最狠毒，見了我的面，一定得先殺我！」雪瓶說：「你不要怕，我用弩箭保護着你，我去救韓鐵芳，便饒你的活命。」老君牛張伯一聽「救韓鐵芳」這幾個字，他真想抽出刀來與春雪瓶殺鬥一場，可是明知憑自己，一萬個也抵不過人家一個，他只得忍着氣點頭。雪瓶又說：「你若是不聽我的話，我就當時把你射死在道旁。」他打了個寒噤，於是他只得苦着臉連連地答應。雪瓶又轉過臉來隨着他走。其實老君牛本曉得那黑頭鬼程三的車輛去處，他先還是不肯實說，後來一發狠，暗道：程三你不聽我的話，你若早把韓鐵芳那小子結果了，何至於如此？現在我可顧不得你啦，我也要叫你這傢伙一後悔，知道知道春雪瓶是怎樣的利害。他遂就向着前面的一條岔路去指，說：「他們大概是往那邊去了！」於是春雪瓶逼着他在前走，他也就真催馬引路，那條岔道是曲折的通往北方，行人稀少，他們的兩匹馬就向着那邊飛馳了過去。

春雪鬆一面走，一面低頭向地下看，就見這地下倒是有兩股車轍，可以通到極遠之處，土質都很鬆，蹄印看不得分明，他們這兩匹馬盪起來一丈多高的烟塵，隔着烟塵向前去望，愈望愈覺得曠野無邊。此時天色已經不早了，雪瓶的心中更急，她的馬便越向前邊去，老君牛張伯飛故意勒住馬，做出走不動的樣子，還在後邊。少時來到一座高原之上，老君牛已隱隱看見了在北方的那黑頭鬼等人的車馬了，他尋着了一條下坡的路，便放馬馳了下去。

在前面的春雪瓶回頭一眼看見了，就怒聲說：「你敢跑？」說時發一枝弩箭射去，老君牛雖然中了箭，可是忍着痛仍然加鞭逃命，馬上的春雪瓶却緊緊往北去了，並沒有來追他，他得了活命，可是仍不忘置韓鐵芳於死地，他就由背後拔出弩箭來，咬在口中，催馬急行，他對於這裏的路徑是相當的熟，他走的又是一條近便的路，所以不一會他的馬就踏過了一道乾河，追上了黑頭鬼的那兩輛車和車後的兩匹馬，他將弩箭拿在手中，高高的舉着，一面鞭馬急奔，一面大聲喊着：「程老三！媽的你還不趕快打主意！春雪瓶可就從後面追來了，我幾乎被她射死，你看！這不是她的箭嗎？先快些把韓鐵芳小輩結果了吧？……」說到這裏，他已力盡精疲，傷勢疼痛，就「咕咚」的一聲，捧下馬去了，扳倒山陶俊就大聲驚喊說：「我說怎麼樣？幸虧我在路上看出：身背紅纓帽的人是個女的，咱們這才向偏路裏來不然被她抓住了那還了得了？」土鼈老九已面如土色，說：「哎喲！這可怎麼好？我又犯着痔瘡痛！」鐵葫蘆胡虎却忽然跳下了車說：「給我馬騎上，我要迎上那個春丫頭鬥一鬥，看她個女流之輩，到底有多大的本領！」黑頭鬼程三却說：「

你們都不必慌！她來了正好，咱們再往前走！」於是趕車的，騎馬的，又都聽他的吩咐，一齊緊緊的往北去走。那個老君牛張伯飛也呻吟着，忍着傷扒了起來，抓回來他的馬，騎上，他簡直是扒在馬背上，跟着又往下去走，又行了三四里便進了一處小村莊，村裏人家正在燒晚飯，這夥人進了村，就露出來一盜的本性，就要搶吃搶喝。可是黑頭鬼程三，用話勸陶俊跟胡庚，用鞭子抽老君牛，抽土鼈老九，並抽兩個趕車的，大喊着說：「春雪瓶眼看就要追到，她來了我倒不怕可是你們誰能够活得了！這時你們還顧吃呢？」大家都說：「餓了！」黑頭鬼三就說：「餓了也得忍會兒，你們都聽我的吩咐，只要躲開這一關，再用計捉住那春雪瓶。」老君牛聽了，就帶着呻吟之聲說：「咱們還要捉春雪瓶呢？快點把韓鐵芳結果了吧」黑頭鬼程三就傲然的說：「我一定要捉住春雪瓶，男的都已經給咱們捉住了，女的反倒捉不住？我怕，我非得捉住他們一對兒，然後也許一塊兒結果了他們。」說着他就吩咐手下人跟這村裏的人要了許多柴草和乾樹皮，並硬搶了人家點燈用的一籃子豆油，都放在車上。出了村又往北去走，那老君牛張伯飛可又因傷落馬，不能扒起，黑頭鬼程三也不許人管他，只逼着衆人再走，衆人可都有些心驚力盡，恨不得散開了各自逃命才好，黑頭鬼又揮了一鞭子，把那土鼈老九的頭上抽得都流血來了，土鼈老九就一手握着腦袋上的傷，一手握着屁股下的痔瘡，不住的直哎喲。程三又高喊說：「幾位弟兄們再賣點力氣！你們不要以爲捉春雪瓶非常難，待一會兒我一定把她捉住，你們就預備下繩子就得啦！捉住春雪雪，可也別放走了她的馬，她在沙漠裏稱爲小王爺，她手裏的金銀不定有多少千萬了！來的馬上馱的一定有不少珍珠

，翡翠，貓兒眼，得到了咱們大家分，先找個大地方去吃燕翅席，然後各人回家，媽的就是比不上戴閻王，咱們也得賽過解七去，至少一個人能取兩個老婆。誰要是不幫忙，到時可沒有他的份兒！」黑頭鬼的這話，就刺激得陶俊等人無不興奮，土鼈老九的腦袋跟屁股也彷彿都止了痛。可是這時候那南首遙遙之處，就有一匹白馬飛也似的過來，土鼈老九連馬鞭子都扔下了，張着兩隻手驚叫說：「哎喲不好！春雪瓶可追來了！我的媽！」

此時車中的鐵芳早就知道了，他的心此任何人都興奮，他的精神也比任何人全都緊張，他極力掙扎着手腳，但是繩緊鎖重，仍休想掙得開，鐵葫蘆胡虎又把刀尖挨近了他的肚腹，狠聲地說：「小輩你忍上一會兒吧！多活一會兒吧！等待會我們捉住春雪瓶，叫她跟你見一面，你那時就死也不算冤，那也算是我們對得起你！」鐵芳想要向着車後高聲喊：「雪瓶千萬小心！不要上了他們的當！」可是胡虎的尖刀真是無情，只要稍用力，鐵芳自知肚皮立時就得成個大洞，因此他不敢嚷嚷，這時纔有趕車的跟胡虎來攙起了他，他想着：「完了！想不到我竟死於此地！」不料出了車一看，天色已濛濛的黑，兩輛車跟馬都停在一個大墳地上，就將鐵芳扔在個已經斷了的大石碑的旁邊，他們又聽着程三的指使，向南跑了去，用計伺伏着，擒捉春雪瓶去了。鐵芳在這裏想挺身起來都不能，他只能在這滿是碎石，爛磚，荒荆，斷草，的地上滾來滾去，他又將胳膊似的向着一塊大石頭的稜角之處去磨，就像他磨刀，又像是拉鋸似的，磨，拉，費了半天的力氣，忽然覺得身上綁繩似是鬆了些了，他就先扒在地上緩了一口氣，然後就全身用力掙扎，一

下，身上的麻繩就被掙斷了，可是他的臂上已流出了血，他急忙找一塊石頭，再碰腳下的鎖，把石頭都陳得粉碎，兩隻腳腕也都生疼，鐵鏈却不能斷。他又滾到一邊，扶着停放着的車輪立起身來，扳着一顆老樹上的枯枝，用力一扳，「蹶」一聲，枝子就斷了，在他的手中拿着如同一桿木棍，他向前走了幾步，忽見從南邊有一匹馬來上，他趕緊又坐在地下，爬上幾步，爬在空車的後面去隱身，只見馬行得很慢，半天才來到了臨近，馬上的這個人下了，簡直就像是跌下來的，在地下扒了一會，方才站起，然而此人的手中却拿着刀了，鐵芳在暮色之下定眼去看這個人，他就看出來此人非他，原來正是老碧牛張伯飛，見他滾得滿身是土，鬚髮蓬亂，帶傷呻吟，然而他還要持刀來找鐵芳，要結果鐵芳的性命，他走了幾步就到停車的這邊來了，他狠狠地說：「韓鐵芳！你在那兒啦？春姑娘叫我救你來啦？」他一言未了，鐵芳的手中已摸了一塊大石頭，驀向他投擊而來，他沒有躲開就「啊！」的一聲怪倒在地下，就不能够再起，鐵芳拄着那根棍子又立起來跳着過去，拾起來他扔下的口刀，遂就脚下拖着鎖，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提着刀，往南斷去找黑頭鬼等人。原來黑頭鬼程三這時已在那邊設好了埋伏，他埋伏也沒有什麼新奇的，仍然是在鳳翔府擒捉鐵芳時候用的故技，他將乾柴亂草擺了一遍，每人的手中也都拿着蘸上了油的火把，可是沒有點上，他們每個人又都預備下了引火之物。他，鐵葫蘆胡虎，板剎山陶俊，土鼈老九，和兩個車夫，都扒伏在地下，專等春雪瓶前來。天是越來越黑了，寒風也越刮越緊，鐵葫蘆胡虎就笑着說：「這個正好！咱們的燕趙席快吃着了。」黑頭鬼却說：「不要說話，留心去聽！」土鼈老九又「哎喲」了一聲，然而這時大家果然

話是不說了，從南邊傳來的馬蹄聲：「得，得，得。」果然是越來越緊，越緊越近，六個人的精神全都緊張着，黑頭鬼又說：你們聽了我的話再點火，誰要是先點火起來，我的主義就算是白出啦，你們還都死在箭下。」土鼈老九說：「怎麼我的那個有火兒的東西也不知丟在那兒啦。」

黑頭鬼程三斤說：「小聲！」此時南邊一片烟塵，飛來了一騎白馬，馬上的人雖難以看清，但是春雪瓶無疑了。土鼈老九又怕被馬蹄踏着他屁股上的痔瘡，他裏扒起來躲開，可是此時馬已至臨近，黑頭鬼程三就急喊了一聲：「點上！」當時各個就都把火點起來火把，同時齊都躍起，大喊起來，火把迎風熊熊地抖起，春雪瓶果然沒有防備這一着，她胯下的白駒驀然見了火也實在害怕，就揚頭長嘶，前蹄部站平起來，後蹄直向後退倒，果然將春雪瓶捧下馬來了，然而人家雖下了馬，並沒跌倒，且抽出雙劍來，這夥人揚着火把向前來一撲，雪瓶就舞動了雙劍，一雙劍專削火把，另一隻劍專削人，頭一個鐵葫蘆胡虎先喪了命，二個扳倒山陶俊飲劍身亡，土鼈老九嚇也嚇死了，何況也挨了一劍，那黑頭鬼程三仍然不跑，用火燃起來那一遍亂草乾柴，他想先用火將春雪瓶阻擋住，然後他再從容逃走，不料這時鐵芳已來到他的身後了，抄起他們放在旁邊地上的一甕豆油，就向他的身上一潑，黑頭鬼萬也沒有防備得到，嚇得叫了一聲，渾身是油。鐵芳又向他的腿上擊了一刀他的身子當時就撲在火堆裏，他還往起來扒，可是身上的油都已引着了火，就一下又跌在火燄之中，火光愈盛。這時春雪瓶已找着了馬，牽着他繞開了那着火之處，就向這邊走來，鐵芳藉火光看見了她青衣的俏聲，白馬的雄姿，就高聲叫着：「雪瓶！雪瓶！……」他拖着鎖，拄着

樹枝，向那邊去跳着，然而自己的心裏却是十分的慚愧。雪瓶也看見了，就趕過來叫着：「大哥！」又問說：「他們還有人嗎？」鐵芳說：「大概沒有了。只是，咳！你看我腿底下被他們給絆的鎖練？」春雪瓶蹲下了身去，摸了摸那鎖練，又站起身來，然而一站起來却有些身子發晃，扶住了馬這才站住。鐵芳驚訝着問說：「姑娘你受了傷了嗎？」春雪瓶冷笑着說：「誰能傷得了我？」鐵芳又問：「那麼，你是怎麼啦？」他借着那邊照過來的越來越深，一閃閃的火光，他可看出來了，春雪瓶的芳容較前已削瘦得多了，並且有些喘息的樣子。他再問，雪瓶就不言語，現出一種傷感之態。待了一會，雪瓶才說：「大哥脚下的這鎖，非得找着鑰匙才行，要是硬砸，恐怕就太費事了，我的這兩口劍雖然快，可是也不能夠削銅削鐵。」鐵芳說：「鑰匙多半就在黑頭鬼的身邊帶着了。」雪瓶又問：「那一個是黑頭鬼？」鐵芳說：「剛才跌在火中燒死的那個就是。」雪瓶說：「這就好辦了，鑰匙決不能燒壞的，等待一會兒我從火灰中找出來那鑰匙來，我再給大哥開鎖。大哥先到旁邊找個地方歇一會去。」鐵芳就仍然拄着樹枝走路，走得快到停車的那個地方，他找着了一塊石頭就坐下了。雪瓶在他身旁倚焉而立。寒風呼呼，吹得他們的身體都很冷，他們心裏都存着許多話，可是相隔咫尺，却無一言，又待了會兒，雪瓶見那邊的火光已漸熄滅，她就說：「我要去找那鑰匙，大哥你給我看馬吧！」她並交給了鐵芳一口劍，她就只提着一口寶劍，又往那邊走去。這裏鐵芳長歎了口氣，剛才奪老君牛的那口刀，連同樹枝都扔在身旁，他的手裏只顛着這口劍，雖然覺得分量很輕，但這是春雪瓶持用過的，有誰能夠抵得過這口劍呢？自己，咳！武藝太差了，錯還是錯在自

己的母親玉嬌龍的身上，她怎可以遇見一個武藝平常的我，就要給帶到新疆去，作她「親近的人的終身伴侶呢？」那時我可也糊塗。

怎麼還不想想她那「親近的人」就是她這個義女呀？要知道是春雪瓶，我羞死愧死也不能去見她，並且我早就該說實話，說我在洛陽那個地方，本來有妻呀！……待了不大的工夫，雪瓶就回來了。果然找着了鑰匙，她可不管給開鎖，只把鑰匙交在鐵芳的手裏，嬌細的聲音說：「大哥你自己試着開吧！如若鑰匙不對，我就回去再找。」說着她轉身走了幾步，眼睛向着那四周的黑莽莽曠野去望。這裏鐵芳又費了半天的事，才開了鎖，他的兩腿舒服了，站起來大邁步走了幾步，反倒不由仰天長歎了一聲，那邊的春雪瓶不禁嘖嘖笑了。鐵芳又述明了此番的遭遇，春雪瓶又忿然說：「既是黑山熊，柳三喜，和什麼戴圍王全在長安，那我現在就要去剪除了他們。」鐵芳却說：「姑娘一定要去，我也不能攔阻，只是長安是一個大地方，那裏的惡人多半是武藝高強，柳三喜且是詭計多端。」雪瓶說：「那我也不怕，我決不能像是大哥，上了他們的這個大當。」鐵芳的臉上又由一陣發熱，說：「還是我同着姑娘去吧？給姑娘作一個幫手。雪瓶搖着頭說：「依着我這倒不必！你跟着我，並不能幫助我什麼。」鐵芳聽了，越發地慚愧，並且知道由今日起，雪瓶更得看不起我了，我更不配與她接近了。遂點了點頭說：「那麼我就不跟隨姑娘了！我們現在就要分手嗎？」雪瓶問說：「大哥現在還要往那裏去？」鐵芳又歎了一聲說：「我現在實已灰心於江湖爭鬥之事，我要先回到洛陽去看一看，自然那已不是我的家了，不過有幾個舊日的朋友，我還要去看一看，但

住不了幾天，我也就離開那裏。」春雪瓶似乎又是笑着，說：「離開了那裏，你又打算往什麼地方去呢？」鐵芳見問，又遲疑了半天，才說：「我也不是對於人事灰心，我實是自覺得武藝太不如人！」雪瓶說：「武藝如人又當怎樣！像我，我也不是恃武自驕，我的寶劍，弩弓，不過是爲與除那些江湖惡霸，假若江湖惡霸都沒有了，那我倒後悔我會這點武藝。」鐵芳說：「我也不是要另投名師，我更非想要棄武學文。」雪瓶問說：「那些大哥哥你的年紀還輕，你這一輩子難道什麼事情也不作了嗎？」鐵芳說：「我想離開了洛陽之後，就去找一座深山古洞！」他的話還沒說完，雪瓶已經低下頭去了。鐵芳又說：「但我勸姑娘應當趕快回往尉鞏城。」雪瓶說：「尉鞏城那個地方我早就厭煩了！」鐵芳說：「那麼我想姑娘應當到北京去。」雪瓶說：「我到北京去作什麼？那裏既沒有我的親人，又沒有我的故舊。我想大哥哥你倒是真應當去。」鐵芳搖了搖頭，却又問說：「不知玉欽差現在那裏？」春雪瓶說：「我想大概已經到了長安了，有那麼些官人保護着他，長安又是一個大城池，我想倒沒有什麼令咱們不放心的。不過，他實在是你的舅父，你應當去投他。」鐵芳說：「我在洛陽住着的時候，就是放蕩不羈，早就有志遨遊江湖，如今地方我已走了不少了，外面的事情我也嘗歷過了，以後我隱身不出，已經違了我的素志，我若再去跟着作官的親戚，去謀食，那我更得愧死了！於今我就是想，先回到鳳翔府。……」雪瓶就問說：「你還回到那裏去作什麼？」鐵芳說：「因爲當我中計被擒時，我的那匹馬也落在他們的手中，那匹馬，我斷不能夠相捨。」雪瓶也呻吟着，待了會兒又問說：「那麼，只要將馬找回來，你就沒有別的事了吧？」鐵芳點頭說：「再沒有別的事

了，由那裏我就一直回洛陽去了，只是……」他才說到這裏，雪瓶已向她馬上的行李夜掏出了兩塊很沉重的東西。

也不知道是金還是銀，就塞在鐵芳的手中，說：「我給大哥這個，作為路費，我願大哥到鳳翔不用費力，就將我爹爹的那匹馬找回來，然後那匹馬將大哥平平安安送回洛陽！」鐵芳又慚愧又傷心，收下了金銀，可又說：「但我也願知道知道姑娘的准去處？」雪瓶說：「我沒有一定的去處。」鐵芳說：「不過姑娘到長安之後，是回新疆，還是往他處，我也願大概聽姑娘說一說。」雪瓶說：「我是要去往江南去，因為當年李太白拿去了我爹爹的幾卷書，我要去把它索回，然後我也許往北京去走走，我往北京，並不找誰，只因爲我爹爹早曾在那裏住過，所以我也想去看一看，由那裏我就再回新疆，看看我繡香姨姨看看幼霞，將來我也許去找一座深山古洞，……」她說到這裏，鐵芳的心裏却難受極了，只見春雪瓶就上了馬，說一聲：「再見吧大哥！」她就揮鞭向北走去，一霎時，夜色吞去了人馬的影子，寒風遮住了蹄音，鐵芳却彷彿連脚步都邁不開了，呆了半天，才覺得雪瓶原來留下了一口寶劍在他的手中，他要想叫雪瓶回來已經無及，他只得手裏拿着這口劍，心裏就說：除非將來能够有緣再見春雪瓶，自己再將這口劍還給她，不然這也如同那匹黑馬一般，自己永久不能相捨。他轉頭去看了看那邊的餘燼已經全都滅了，他也不去再找那墳地旁停着的兩輛車跟沒人騎的兩匹馬，他就向西茫然地走去。他走了半夜，到天色黎明之時，才找着一個小村鎮，這裏有一家豆腐房，鐵芳就進去買了幾塊還熱着的豆腐吃了當作飯，吃完了磨豆腐的人就都睡了

他就也就着人家舖在地下的稻草睡了一個大覺，天色近午他方才醒看了看自己的衣袖都已磨破並有幾處被綁繩勒繫的痕記，這樣他覺得在路上行走，一定要惹人注意。他就背着人掏出來雪瓶贈給他的盤費看了看，見是一塊金，兩塊銀一他就拿着一塊分量輕的銀兩，到街上換了，並買了一件短棉襖，一條棉褲，還有一頂毡帽，他把自己打扮得倒像是個鄉下人了，這才回來了給豆腐錢，然後就挾着一口寶劍，離開此地向西走去。他走的不是大道，可是到晚間也尋得着店房。宿了一夜，次晨再往下走，心中盤算着到鳳翔，怎樣取回來那匹馬的計劃，覺得總是趁黑夜暗中取出來才好，不必白天硬去找那星辰堡，又得與那裏的惡奴們動手。他步行的很慢，走了兩日方才又來到了鳳翔，他以舊衣服裹着那口劍，也不大能爲人所注目，他來到這裏時，天色已晚，他索性不進城，一直去往城北星辰堡，黃昏暮色，路上沒有一個人，他都快走

到星辰堡了，忽聽得前面有人嚷嚷，他趕緊向路旁去躲，然而却更往前邊去跑。就見前面走着兩個人，一個袍袖很肥另一個身着短衣，歪歪斜斜搖搖晃晃地走着，同時大聲嚷着說：「見不着韓鐵芳，我就不離開這好方，我們倆既是一塊兒的，就得一塊兒來走。媽的你們對我套交情，是因爲我帶着賽姜維的信，韓鐵芳可叫你們他媽的捉住害死了？」這是安大勇的聲音，跟着他的那個人却是銀鬚王侯雄，他說：「沒有的話，我們這裏的人，誰也沒看見韓鐵芳。」安大勇就又說：「小子你說話我決不信，我看你決不是個真老道，你不定是個個幹什麼的啦？前天我在鐵葫蘆居我都聽人說了，那天下雪的時候，你們先捉住餉我，後捉住的韓鐵芳。」

媽的你們現在就是把韓鐵芳交出來，才沒事，要不是打開解七的棺材叫我看看，我不信他是真死了，他一定是怕我，他藏起來了。」銀霸王却冷笑着說：「誰怕你？姓安的你耍明白，連我全都不怕你，不過你既跟賽姜維，跟金霸王都有交情，我們才放開你，因為咱們是一家人。」安大勇說：「媽的你別套近，我跟韓鐵芳才是一家人了！」銀霸王就發出嚴重的聲音，說：「老安！你說這跟我說，我跟金霸王的交情比別人深，衝着他，我不能把你怎麼樣了。可是你見了，就能够宰了你！」安大勇罵着說：「黑頭鬼程三在那裏我要見一見，」

二他們聽

嚇我？

呼了

「我不怕他！」銀霸王說：「你看！你看！我好意帶着你到酒舖去喝酒，反倒跟我鬧起來了！快走吧！快回去吧！這兩天莊子又有事，我一叫咱們兩人是朋友呢？」此時由後面尾隨着的鐵芳，已經將寶劍亮出，候雄覺得背後有脚步聲，就疾忙回頭問說：「是誰？」鐵芳說：「誰

三銀霸王

嚇了一大跳，抽出短刀向鐵芳砍去，鐵芳以劍去刺，那安大勇就問說：「真是韓老弟嗎？」鐵芳說：「你還聽不出我的聲音來？」安大勇自後一下抓住了銀霸王的背樑，同時將刀奪了過去，只說聲：「躺下吧，」又一脚，那銀霸王就果然躺在地下，呻吟了起來。鐵芳可以說一點力氣也沒費，他拉着安大勇向前走了幾步，就問說：「他們是怎麼把你放了的？」安大勇說：「這就因為我懷裏還有一封賽姜維寫給金霸王的信，就是這小子放的我，他倒跟我直套交情，我看出來他是給戴閻王看家的，他一個人又不敢看，才叫我

幫他的忙，可是我又不放心你，我到處打聽，誰也不知道你的下落，他們莊子裏的事情很怪，裏院停着一口棺材，據說是解七。大前天他們才把我放開的時候，我還看見有個穿着孝的媳婦，是解七的老婆，在裏院燒紙，可是第二天就看不見了，聽說是回娘家去了。昨夜裏他們馬圈裏又丟了一匹馬。……」鐵芳聽到這裏，就不禁一怔，問說：「丟的是什麼馬？」安大勇說：「那咱可不知道，倒不是他們拐來的我那匹馬，他們那裏的莊丁都是一句實話也不跟我說，每逢我要打他們，銀瓶就趕緊把我拉到一邊，不叫我多問。可是我見他們今天都很驚慌，銀霸王拉我到街上喝酒，也有點不敢回去的樣子。」

鐵芳又問：「昨夜他那莊裏，除去丟失了一匹馬，再沒有別的事那些人不過是瞎疑惑，以為盜走馬的是什麼高人，我想若是高人，是他們都很慌。」

鐵芳就說：「你帶着我到他們的莊裏去問問，你可不用你胡殺亂砍。」

安大勇笑着說：「諒他們也沒有人再跟你動手，

在家，只賸下了幾個賭鬼了。」又自言自語地說：「我不該叫銀霸王那小子

錢，請我吃的酒呢！」鐵芳也不言語。此時安大勇的酒意倒是都沒有了，進

，他還細看了看鐵芳的模樣兒，就拍着鐵芳的肩頭大笑說：「哈哈！真是你！這些日你跑到那兒去啦？幹什麼去啦！」鐵芳却搖頭說：「此時我沒有功夫告訴你，我們先進去吧！」於是安大勇就上前打門。

門裏面問說：「是誰？」他說：「是我，是安大勇跟銀霸王雄候回來了，你們把門開了吧？」裏面將大